

身逢乱世即悲哀——谢三宾

□陈文华



影视剧中谢三宾的形象

谢三宾，字象三，号寒翁，浙江鄞县（今浙江宁波）人。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任嘉定县知县，授陝西道御史。崇禎时，官至太仆寺卿。清兵南下，降顺江浙抗清义士，多为所陷害。谢三宾自幼善书画，有文采，但不常作，流传极少。

人人都希望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，但如果不幸身逢乱世，朝不保夕，又能如何选择？揭竿而起，慷慨赴死，或者苟且偷生，助纣为虐？在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明末清初，曾任嘉定知县的谢三宾两次降清，甚至杀害抗清义士，从颇有政声的名宦沦落成人所不齿的“夫已氏”、“逆臣”、“老贼”，他在明亡前后的人生轨迹泾渭分明，可谓大黑大白、大是大非。

英敏绝人的文学吏

谢三宾任嘉定知县时公正无私，高效英明，造福一方百姓，颇有政声。《乾隆嘉定志》记载：“谢三宾……英敏绝人，政尚严察，讼狱不越宿，审鞠甫毕，狱词随具，吏民有违犯者，不稍宽贷。尝角巾，式四先生庐，捐俸哀刻其诗文集，当时称文学吏。”《乾隆鄞县志》也有记载：“谢三宾，天启五年进士。嘉定知县，为均田以均役，浚吴淞江，西南乡民田皆受其利……”不仅如此，谢三宾又能画善诗，尊重文人，所以被称为“文学吏”。他流传后世的文章画作很少，原立于嘉定西门报功祠的《嘉定县永折漕粮碑记》一文由他所撰，记录了嘉定士绅几经努力，终于使朝廷准用银两折交漕粮的经过。碑文提到：“宾不敏，承乏兹土，与二三父老从事者五年，焦心劳思，以办供亿之事，犹不免于督责”，因为永折漕粮造福乡梓，解除了嘉定百姓苦难，“故纪之贞石，以示世世，且为祠以祀诸公之始终漕事者，从民志也。”从谢三宾积极撰文、勒石纪念可见他最初仰慕先贤、勤政爱民的“念民之切，为民之周”。

谢三宾与当时著名的“嘉定四先生”交好，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画家、文人的风雅情怀，史书上还留下过一个著名的故事。据说天启年间苏州有人为魏忠贤建生祠，谄媚者争相往拜，谢三宾心里颇为犹豫，找嘉定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参谋，李当即即回答，“拜是一时事，不拜是千古事！”谢三宾深以为然，不随波逐流。

谢三宾被称为“文学吏”的典型事件是他亲自到南翔探望病中的李流芳，还出钱为“嘉定四先生”刊刻文集并作序。谢三宾为四先生所刻的

书分别是唐时升《三易集》，娄坚《吴歙小草》，《学古绪言》，李流芳《檀园集》，程嘉燧《松园浪淘集》，《松园偈庵集》，合并为《嘉定四先生集》。在《檀园集序》中，谢三宾写道：“予为嘉定之三年，始谋刻四家文集。时长衡（李流芳字）已病卧檀园，予躬致药饵，登床握手。长衡为强起，尽出所著，手自芟纂，得诗六卷，序记杂文四卷，画册题跋二卷，题曰《檀园集》，授其侄宜之以应余之请，遂刻自《檀园集》始。明年正月，长衡没，余哭其家，为经纪其丧，唏嘘不能去。已而刻成，因为之序……”

从这段文字看，谢三宾与李流芳的交情堪称深厚，所以李流芳在去世前强撑病体将一生心血付与了谢三宾，而谢三宾在李流芳病中探望、死后哭祭并主持丧事，体现了一个地方官对地方名流的尊敬和关切。他对“嘉定四先生”优礼有加，四先生也投桃报李，文集中多有讴歌谢三宾德政的诗文。如李流芳的《檀园集》中有一首《送谢明府入觐》，把谢三宾大大夸赞了一番：“三年清节照冰霜，百里讴吟彻帝傍。治绩自应推第一，圣朝不次待循良。”



李流芳画像

果断平叛一夜致富

谢三宾于天启五年（1625）入宰嘉定，崇禎五年（1632）巡按山东，平剿登莱叛乱是他一生最大的功业。

明末，后金迅速兴起并伺机入关，一时锐不可挡。朝廷内出现了两种意见，有人主张剿灭，有人力主安抚。谢三宾力排众议，慷慨陈言：“朝廷养臣子，正为有事之用，若皆避危就安，国家事其谁任之”，又上疏说，“胜势在我，贼不足惧，了此不过数月。”八月，巡按监军御史谢三宾到山东昌邑，他视察营垒，检查粮草，并亲自到淮河盘查奸细，保护军事机密。谢三宾还斩了逃帅王洪、刘国柱，严禁再提安抚政策，使军中士气大振，坚定了官兵平叛的信心。八月十九日，莱州得以解围。

谢三宾入莱州城后，犒赏将士，约束军纪，吊灵慰孤，开仓赈济，安慰百姓，他的所作所为深得民心。

不久谢三宾又率军开始登州之战，苦战一月仍然攻不下，战争进入白热化。谢三宾撰文回忆战况：“登黄一带皆山，山径险峻，马行甚艰，军中樵采并乏，将士露处，朱抚与予居密神山顶破庙中，日则视营伍，夜则治军书，扫地为榻，倚马而食。……盖两军相持，胜负呼吸，八月之久，无时不怀丧败之忧也。”可见他当时身负重责，虽苦犹战，日以继夜地视察督战，誓死为明廷效忠。如此艰难地

坚持了十八个月后，登州也终于收复。入城后，叛贼所掠夺的无数财物来不及带走，就被谢三宾等胜利者瓜分了。谢三宾因为平叛而一夜暴富，这也为他下半生的转折埋下了伏笔。

师生争妓初显奸滑

在古代中国，文人与青楼一直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，文人风流狎妓，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谢三宾与他的老师钱谦益也有狎妓情结，并演绎了一段师生争妓的风流韵事。对于封建文人，争风吃醋本也无伤大雅，而谢三宾在这段故事中的某些言行，却能从侧面窥视他的品行。

柳如是，著名歌妓才女，美艳绝代，才气过人，是当时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。谢三宾，中等身材，四十多岁的模样，方脸，有棱有角，目光深沉，书画高妙，有钱有势，一个要风雅有风雅，要样貌有样貌的四品官员，放在今天也是老少通吃的妇女偶像。当初他向柳如是款款而来时，貌似一如意郎君，双方也确实都为对方惊艳。谢三宾写过一首《美人诗》：“香袂风前举，朱颜花下行，还将团扇掩，一笑自含情”，诗中含情的“美人”就是指柳如是。柳如是嫣然一笑令谢三宾着迷，他把自己家的堂名改成一笑堂，自己的诗集取名《一笑堂集》。但没过多久，柳如是觉得谢三宾人品有问题，不可托付终身。同时，谢三宾对于柳如是明媒正娶的要求总是含糊其辞，于是柳如是开始疏远谢三宾，逃出了他的燕子庄。谢三宾苦追不得，写下《即事》诗感叹柳如是的是无情决绝：“万事瓦解不堪言，一声春梦难追觅。无情只有杨柳枝，日向窗前伴愁绝。”谢三宾对“无情杨柳”眷恋不舍，念念不忘。失恋后的谢三宾由爱生恨，决定报复。他利用权势地位与社会关系发动舆论，大肆诬蔑柳如是，将她形容成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还找了地痞到柳如是的住处不断骚扰，使柳如是一度咯血病倒。

离开谢三宾的柳如是虽然曾经消沉，但毕竟久历江湖，很快打起精神继续寻觅如意郎君，不久便遇上了声望与资历绝对胜过谢三宾的钱谦益。钱谦益，明末文坛领袖，顾炎武、郑成功曾是他的学生。崇禎十四年，59岁的钱谦益以匹嫡之礼与23岁的柳如是是松江的一艘画舫中大办婚礼。钱谦益在原配健在的情况下以下妻之礼迎娶柳如是，引起舆论哗然。婚后钱谦益欣然答应为柳如是建绛云楼，不惜卖掉了自己珍爱异常的传世孤本宋刊前后《汉书》，买家正是谢三宾。但他竟不顾师生之谊，只给了一千两白银，让手头拮据的老师比买进时还亏了二百两银子。

谢三宾因中进士而与钱谦益结成师生关系，为他开雕《娄唐诸公集》，又因争夺柳如是两人反目成仇，学生狠敲老师竹杠。所谓人生如戏全靠演技，而最早看出谢三宾奸滑无常不可信赖的，恐怕还真是阅人无数、弃他而去的柳如是。

两次降清留骂名

如果狎妓属于私事，那谢三宾为了保住平叛所得的百万家产，两次降清，甚至大开杀戒或追杀故人，这就挑战了封建士大夫的道德底线，使他因此而“受尽人世耻辱”，留下千载骂名。

顺治二年，清兵南下，谢三宾怕起义抗清有损于己，便暗地私通清兵谋害钱肃乐。他写信给镇海总兵王



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画像

之忍，要他带兵进城杀害钱肃乐和“六狂生”，还承诺“事成后以千金为寿”。恰巧钱肃乐也派人送信给王之忍，邀他到宁波共举义旗。王之忍两面都作了回答，并约定某日在宁波共商大计。六月十五日，钱肃乐在江东演武场集合万名义军，誓师抗清，各路主将纷纷登台宣誓。当轮到镇海总兵王之忍时，他当众宣读了谢三宾写的信，全场顿时爆发出雷霆般的怒吼声，几个士兵立即将谢三宾抓了起来。谢三宾当即吓得面无人色，叩头如捣蒜认下一万两银子“人头捐”，才算保住了性命。

1646年六月，鲁王事败，义师瓦解。谢三宾见大势已去，率众第二次降清，不久清兵占领宁波府。十二月，抗清将领黄斌卿进攻宁波失败。宁波府诸生华夏等人谋划起兵响应黄斌卿，计划突袭绍兴，合攻宁波。谢三宾探知消息后竟向清分守宁波台道陈谋告密。清政府依据谢三宾的密报和缴获的书信按名搜捕，华夏等人先后被捕入狱，攻取宁波的计划因谢三宾的告密而全盘失败。这就是宁波的“五君子翻城”之役。谢三宾本意是保住他“家富耦国”的家产并“求用于新朝”，没想到“功”不见禄，却引来了狼。清巡海道孙枝秀对他的巨额财产早已垂涎三尺，故意把谢三宾诬成“同谋”叛逆，而华夏却因为谢三宾两次可耻地降清而拒绝与他同狱，反倒替谢三宾洗清了同谋叛逆的罪名，使他摆脱了牢狱之灾。

谢三宾第二次投降清朝后，仍对演武场之仇耿耿于怀，于是大开杀戒，成为清廷杀害抗清义士的帮凶，致使许多忠于明室的遗老遗少惨遭杀害。从为国效命、忠肝义胆的一代名宦沦落成唯利是图、杀人不眨眼的走狗、帮凶，谢三宾从此成为人神共愤的逆贼、降绅，名节扫地。当时就有人作词：“可怜故同学，反身如转圜，杀人已无算，岂知终不迁一官。王积瓮，蒲寿庚，犹能赚取赏官不耻丧令名，如何乃公百无成。嗟命穷，死后何以朝毅宗，不见我家主人布衣犹死忠。”

勉耻偷生郁郁而终

谢三宾为了自己能在新政权中东山再起，仗着钱多以贿，而清朝新主子却始终不待见他，让他抑郁。尤其第二次降清后，谢三宾的家产被孙枝秀勒取近半，气不过的谢三宾只好不断贿赂官员弹劾孙枝秀以报复，这是一笔大开支，于是家产渐渐耗尽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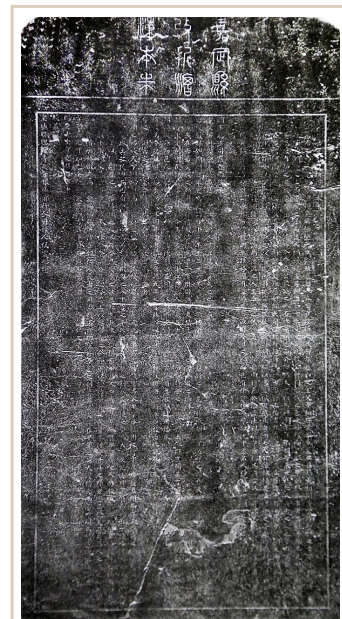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。步入暮年后的谢三宾回首从前，难免五味杂陈，悔之晚矣。被孙枝秀诬陷入狱那年是六十四岁，他作诗：“生平一部易，阅世十七史，天坠岂留人，唇亡必齿寒，学道愧未成，偷生宁勉耻，十月天雨霜，夜寒冰折指，仰屋追生平，三叹未能已，传书在囹圄，演易自美里，聊用遣吾生，存亡付定理。”

此时谢三宾的心中其实已很明了，背叛师友、两度降清是他这一生中永远也抹不去的污点，正是“学道愧未成，偷生宁勉耻”，失败的人生经历了“三叹未能已”。出狱后谢三宾又写了不少“家国皆倾覆，身名并辱丧”的诗歌，“身赘生如梦，冤深思欲狂。养痍梅尉里，寄迹禹余杭”，哀叹晚年的背井离乡勉耻偷生，最终在愁苦郁闷中度过了余生。

数十年后，谢三宾的同乡、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全祖望有一次与诸生共谒学宫，看到乡贤祠中有谢太仆神主（即谢三宾），还有张军队牌位（降清明将张杰，后出任清军的浙江提督），全祖望怒不可遏，厉声痛斥说：“些反覆卖主之乱贼，奈何污宫墙也！”愤怒地砸碎扔掉了两个降臣的牌位。

史学家柴德庚在评谢三宾时说，“不失为精明强干之才，使三宾而死于甲申以前，则亦足以长保令名，永无遗憾矣。不幸而多金，又不幸而多寿，至国祚绝续之交，一蹶再蹶，入地无门，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。然则处乱世而享高年，亦君子之所畏哉。”生逢乱世即悲哀。历史与谢三宾开了个大大的玩笑。

历史的回声耐人寻味。谢三宾虽然令人不齿，他的儿孙却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。谢三宾的儿子叫谢于宣，字宣子，崇禎十六年（1643）进士。明朝灭亡后，谢于宣想自杀殉国，被仆人阻止，后来被李自成部所擒，“掠治甚酷，械置马栈中，或以火炙之，十指被烤俱折，目睛突出寸许，无乞哀语。”最后受尽折磨而死。谢于宣有三子，都深谙民族大义，以谢三宾为耻。祖父的丑事令他们黯然神伤，“自是遇故国忠义子弟则深墨其色，曲躬自卑，不敢均肩，以示屈抑。”谢三宾在世时，这三个孙子每天读书吟诗，对祖父的巨额财产毫无兴趣，一切不问，谢三宾的财产行贿荡尽后，也不以为意，以名节相砥砺，立志向善，“于是故国子弟稍稍引而进之，谢氏复与簪纓之列。”



《嘉定县永折漕粮碑记》碑刻